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6 October 200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四届会议

第六十四年

议程项目 14 和 18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
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被占领阿塞拜疆领土的局势

2009 年 9 月 30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转递题为“亚美尼亚共和国对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武装侵略：根源和后果”的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 14 和 18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格申·梅赫迪耶夫(签名)



2009年9月30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亚美尼亚共和国对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武装侵略：根源和后果

一. 引言

1. 1987年底，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下简称“亚美尼亚”)公开提出对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下简称“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以下简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领土要求。这是从亚美尼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驱逐阿塞拜疆人的开始，也是亚美尼亚开始作出一系列单方面非法决定，旨在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从阿塞拜疆分离出去。

2. 苏联的解体使得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彻底放开了手脚。在1991年底和1992年初，冲突进入军事阶段。亚美尼亚开始在阿塞拜疆领土上进行作战行动。在1992-1993年期间，阿塞拜疆相当大的领土被亚美尼亚占领，包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周边的七个地区。这场对阿塞拜疆发动的战争导致数千人死亡和受伤，几十万人沦为难民，被迫流离失所，数千人失踪下落不明。战争期间犯下了最为严重的国际罪行。

3. 一般来说，旨在解决冲突的法律和政治要素都是基于安理会和大会有关决议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有关文件和决定所规定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这些文件除其他外确认，亚美尼亚共和国武力占领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领土是对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

4. 阿塞拜疆共和国通过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2008年12月22日和26日及2009年1月23日和2月17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分别提交了关于“亚美尼亚共和国对阿塞拜疆共和国进行武装侵略的法律后果”的报告、¹关于“如何从亚美尼亚提出的修正主张来看待有关国家领土完整和自决权利的基本准则”的报告、²关于“占领阿塞拜疆领土的交战国亚美尼亚的国际法律责任”的报告³以及题为“联合国会员国和国际组织支持阿塞拜疆就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境内及其周围地区的冲突采取的立场”的文件。⁴

5. 在这些文件中，阿塞拜疆共和国就根据有关国际法准则和原则解决冲突等问题提出了观点和办法。

¹ A/63/662-S/2008/812, 2008年12月24日。

² A/63/664-S/2008/823, 2008年12月29日。

³ A/63/692-S/2009/51, 2009年1月27日。

⁴ A/63/730-S/2009/103, 2009年2月20日。

6. 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通过 2009 年 3 月 23 日给联合国的信分发了一份题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平谈判与阿塞拜疆的军国主义政策”的备忘录，⁵ 作为对阿塞拜疆提交的上述文件的反应。

7. 事实上，这份文件只是亚美尼亚共和国公然捏造事实，为其吞并政策辩护，误导国际社会的又一企图。

8. 奇怪的是，虽然上述备忘录中列举了有关冲突的一些宣言性文件，亚美尼亚方面故意没有援引作为对该问题最具权威性裁决的安全理事会⁶ 和大会有关决议⁷ 以及国际组织通过的重要文件，如欧安组织主席声明(在欧安组织 1996 年里斯本首脑会议上通过，得到除亚美尼亚以外的所有欧安组织成员国的支持)以及欧洲委员会会议大会 2005 年 1 月 25 日通过的第 1416(2005)号决议。

9. 2008 年 11 月 2 日，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这份文件除其他外指出，签署国“将在国际法原则和在此框架内通过的决定的基础上，致力于政治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从而改善南高加索的局势，确保建立该区域的稳定和安全，为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和多方面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10.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在上述亚美尼亚要求分发的备忘录中，三国元首签署的这份文件被称为“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宣言”，⁸ 但实际上该文件题为“亚美尼亚共和国、阿塞拜疆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⁹ 除此歪曲之外，虽然签署国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将在国际法原则和在此框架内通过的决定的基础上，致力于政治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从而改善南高加索的局势，确保建立该区域的稳定和安全……”，亚美尼亚的备忘录中丢弃了“在此框架内通过的决定的文件”这些重要措辞，从而严重扭曲了三国首脑签署的文件的内容。¹⁰

11. 联合声明澄清说：“政治解决……为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和多方面合作创造有利条件”。这一表述使得亚美尼亚方面捕风捉影的“对亚美尼亚实行封锁”的说法完全风马牛不相及。¹¹ 事实上，它证实了阿塞拜疆观点的正当性，即除非该

⁵ A/63/781-S/2009/156, 2009 年 3 月 24 日。

⁶ 1999 年 4 月 30 日第 822(1993)号决议；1993 年 7 月 29 日第 853(1993)号决议；1993 年 10 月 14 日第 874(1993)号决议和 1993 年 11 月 12 日第 884(1993)号决议。

⁷ 1993 年 12 月 20 日第 48/114 号决议；2006 年 9 月 7 日第 60/285 号决议和 2008 年 3 月 14 日第 62/243 号决议。

⁸ A/63/781-S/2009/156, 第 5 页, 第 10 段。

⁹ 见 2008 年 11 月 10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S/2008/702。

¹⁰ A/63/781-S/2009/156, 第 5 页, 第 10 段。

¹¹ 同上, 第 14 页, 第 46 段。

国明确表明有关解决冲突的建设性态度，最终结束对阿塞拜疆领土的占领，否则任何同亚美尼亚的合作都是不能接受的。

12. 亚美尼亚无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并曲解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在莫斯科签署的联合声明在内的其他有关文件的精神，清楚地表明了谁在真正奉行破坏性和军国主义政策。

13. 亚美尼亚指责阿塞拜疆增加军事预算并违反军备限制准则。同时，却没有提及阿塞拜疆的年度国防开支与总预算的增幅持平，阿塞拜疆用在军队上的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比亚美尼亚要小得多，而且阿塞拜疆军队的规模与其人口、领土和边界长度成比例并仍小于亚美尼亚。¹² 亚美尼亚还闭口不谈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内的军备控制机制未能奏效，而且它在这些被占领土上部署了不受国际控制的大量武器弹药的情况。

14. 此外，亚美尼亚在上述备忘录中承认它认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¹³ 在这种背景下，它提出了一系列的历史论断，歪曲了问题的本质，并基于历史争议提出了修正主义的主张，其实际目的是为牺牲阿塞拜疆及其他邻国以实现其领土扩张政策寻找依据。换句话说，亚美尼亚证实，其对阿塞拜疆的领土要求和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旨在通过武力夺取领土并从根本上改变其人口构成。

15. 亚美尼亚一方面指责阿塞拜疆“进行反亚美尼亚宣传，灌输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仇恨和不容忍”，¹⁴ 一方面却无视阿塞拜疆至今仍保留了民族多样性，而不是象亚美尼亚那样清除其境内的所有非亚美尼亚人，成为一个独特的单一民族国家。

16. 对阿塞拜疆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方亚美尼亚没有设法帮助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制止旷日持久的冲突，而是优先考虑使冲突升级，这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反映在上述备忘录和其他类似文件和声明中的亚美尼亚的立场证明它根本没有考虑以明智有效的方式寻求和平。

17. 阿塞拜疆共和国认为，亚美尼亚的挑衅态度和好战言论是对正在进行的和平努力和政治解决前景的公然挑战，是对侵略战争的赤裸裸的宣传，是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18. 下面的资料说明了亚美尼亚基于历史、种族和宗教偏见的侵略、吞并和歧视性政策，其目的是在其本国和阿塞拜疆被占领土范围内建立一个单一民族文化。

19. 在这方面，阿塞拜疆希望会员国能够说服亚美尼亚停止其破坏性政策，尊重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真诚开展谈判以寻求冲突的持久解决。

¹² See, e.g., *Azerbaijan: Defence Sector Management and Reform*,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olicy briefing No. 50, 29 October 2008, p. 5.

¹³ A/63/781-S/2009/156, 第 7 页, 第 21 段及以后。

¹⁴ 同上, 第 2 页。

二. 历史背景

20. 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是被称为Garabagh(Qarabağ)的地理区域的一部分。这部分地区的名称包括两个阿塞拜疆词语：“gara”(黑)和“bağ”(花园)。¹⁵ 卡拉巴赫地理区域南起阿拉兹河，北至库尔河，东临库尔河和阿拉兹河交界处，西抵小高加索东部。

21. 自古代直至俄罗斯在 19 世纪初占领以来，该地区一直是阿塞拜疆建立的不同国家的一部分。1805 年 5 月 14 日，卡拉巴赫可汗易卜拉欣-汗(Ibrahim Khan)与俄罗斯皇帝的代表希西亚诺夫(Sisianov)签署了《库拉克沁条约》(1805 年)。根据这一条约，卡拉巴赫汗国被俄罗斯统治。

22. 俄罗斯和伊朗于 1813 年 10 月 12 日签署的《库鲁斯坦和平条约》在法律上承认阿塞拜疆北部除了纳克沁万(Nakhchivan)和伊拉万(Iravan)以外的可汗国加入俄罗斯。根据于 1828 年 2 月 10 日在第二次俄罗斯-伊朗战争(1826 至 1828 年)结束后签署的《土库曼沁和平条约》，伊朗承认放弃北阿塞拜疆，包括纳克沁万和伊拉万可汗国。

23. 在库鲁斯坦和土库曼沁和平条约签署后，亚美尼亚人在阿塞拜疆的土地上迅速大规模重新安置，随后出现了人为的地域划分。¹⁶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促使南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人数量增加。¹⁷ 仅在 1828 年至 1911 年，俄罗斯就在该地区包括阿塞拜疆领土重新安置了来自伊朗和土耳其的 100 多万亚美尼亚人，1914 年至 1916 年期间该地区又出现了 35 万亚美尼亚人。

24. 在俄罗斯帝国内，曾经属于阿塞拜疆的领土——除其他外包括目前由阿塞拜疆共和国和亚美尼亚共和国覆盖的范围——按照若干法律制度被分为不同的行政区划。根据最后的行政区划，阿塞拜疆被分为巴库、伊丽莎白普和伊拉万州以及扎卡塔雷州。伊丽莎白普州除其他外包括目前被亚美尼亚军事占领的地区。

¹⁵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一词来自阿塞拜疆语原名 Dağlıq Qarabağ(英文发音为 Daghlygh Garabagh)的俄语翻译，意思是多山的黑花园。为避免混淆，文中相应使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或“卡拉巴赫”。

¹⁶ See, e.g., I. Shopen, *Historical monument of the status of the Armenian oblast in the period of its annexation to the Russian Empire* (Saint-Petersburg: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Emperor's Academy of Sciences, 1852), pp. 636, 639-641, 706; N. Shavrov, *A new challenge to the Russian issue in Transcaucasia: Upcoming sale of Mughan to foreigners* (Saint-Petersburg: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Periodicals, 1911), pp. 59-60.

¹⁷ See, e.g., *History of the Armenian people* (Yerevan: Yereva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68; *Compilation of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Caucasus* (Tiflis, 1869), volume I, chapter I, part III; *Caucasian calendar for 1917* (Tiflis: Press Office of the Governor-General E. I. B of the Caucasus, 1916), pp. 183, 219-221; *Acts of the Archeological Commission of the Caucasus* (Tiflis, 1870), volume IV, doc. 37, p. 37.

25. 1905年至1907年，亚美尼亚人针对阿塞拜疆人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血腥行动。暴行始于巴库，然后迅速蔓延至阿塞拜疆全境，包括位于今天亚美尼亚境内的阿塞拜疆村庄。数以百计的居民点被摧毁，从地球上抹去，数以千计的平民被野蛮杀害。

26. 亚美尼亚人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势以及俄国1917年2月和10月革命，开始打着布尔什维主义旗号力图执行其计划。因此，在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口号下，巴库公社于1918年3月开始执行旨在从整个巴库州清除阿塞拜疆人的计划。除了巴库以外，成千上万的阿塞拜疆人仅仅因为他们的族裔惨遭杀害，包括沙马希和库巴地区，以及卡拉巴赫、赞格左、纳克沁万、连科兰和阿塞拜疆其他地区。在这些地区，平民被大规模消灭，村庄被烧毁，民族文物被破坏殆尽。

27. 1918年5月28日，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亚美尼亚共和国于同一天成立。《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独立宣言》第1条规定：“自即日起，阿塞拜疆人民将享有自己的主权权利。包括东部和南部高加索在内的阿塞拜疆是一个合法的独立国家”。

28. 1918年至1920年，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其中一些国家签署了相互关系原则协议；16个国家在巴库设立了使馆。

29. 为实现加入国际联盟的目的，阿塞拜疆政府于1918年12月28日成立了参加巴黎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由议会主席阿利马尔丹·托普丘巴绍夫率领。由于阿塞拜疆代表团努力的结果，并且由于外高加索日益被苏维埃俄国占领的威胁，同盟国最高委员会于1920年1月12日在巴黎和会上对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的独立给予了事实上的承认。

30. 1919年4月，盟国承认1919年1月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设立的卡拉巴赫临时总督，其辖区以舒沙县为中心，包括舒沙、Javanshir、Jabrayil和Zangazur县（“县”为俄罗斯帝国的行政领土单位，阿塞拜疆共和国和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20年代末以前一直采用这一单位），归阿塞拜疆管辖，总督是Khosrov bay Sultanov。1919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国民议会正式承认阿塞拜疆的管辖权。¹⁸ 这一事实完全否认了亚美尼亚方面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当时拥有“独立法律实体”¹⁹或“独立政治单位”²⁰地位的主张。

¹⁸ Provision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Azerbaijan and the Armenians of Nagorny Karabakh, 26 August 1919 года. For text, see *To the History of Formation of the Nagorny Karabakh Autonomous Oblast of the Azerbaijan SSR. 1918-1925: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Baku: Azerneshr, 1989), pp. 23-25. See also Tadeusz Swietochowski, *Russia and Azerbaijan: A Borderland in Trans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75-76.

¹⁹ 例如，见 A/63/781-S/2009/156，第7页，第23段。

²⁰ 例如，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决权的法律方面”，2005年3月21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普遍照会，E/CN.4/2005/G/23，2005年3月22日，第2页。

31. 人民热情并充满希望地欢迎“临时协定”。舒沙为这项给卡拉巴赫带来和平与秩序的协定举办了庆祝活动。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代表团²¹在巴库与阿塞拜疆总理 N. Yusifbayov 会晤时，对阿塞拜疆政府“和平解决卡拉巴赫问题”深表感激。这项协定的通过意味着亚美尼亚宣布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领土”这一政策以失败告终。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首次在南高加索通过确保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的权利，在实践中树立了以和平和非军事方式解决少数群体问题的典范。

32. 英国记者 Scotland-Liddel 从舒沙发稿到伦敦时写道：“和平来到了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同意服从阿塞拜疆政府……。亚美尼亚人告诉我，舒沙和卡拉巴赫以前从未这样秩序井然、一派和平”。²²他还补充说：“两个族裔的人民本来准备继续和平的生活，要不是煽动者的干预，本来是会这么做的。我相信，煽动者应对外高加索其他地区的亚美尼亚-鞑靼[读“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编者注]大屠杀负责。一个亚美尼亚宣传机构忠实地履行着宣传的职责，但我确信他们在外高加索的活动纯粹是挑衅。”²³

33. 亚美尼亚方面声称，“在帝国崩溃以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其人口中 95% 为亚美尼亚人)拒绝服从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的管辖权”，“新宣告成立的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采取了军事手段来镇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要求自决的和平决心”。²⁴所有上述事实均证明这是没有根据的。

34. 但是，亚美尼亚指望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建立亚美尼亚行政系统，因此没有放弃其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主张，并加紧在该地区开展煽动行动。

35. 随着布尔什维克人逐渐靠近阿塞拜疆边境，阿塞拜疆主力部队集中在该国北部边境，1920 年 3 月 22 日和 23 日的 Nowruz Bayramy 节(迎春节日)之夜，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煽动了反对阿塞拜疆政府的大规模武装暴动，亚美尼亚直接卷入和参与了暴动。阿塞拜疆国民军部队在舒沙、Khankandi 和很多其他地方同时遭到突袭。亚美尼亚就这样单方面违反了“临时协定”。但是，叛乱分子遭到阿塞拜疆士兵的坚决抵抗。暴动发生后的第二天从武装团体手中解放了舒沙，亚美尼亚强占阿塞拜疆领土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²¹ 注：俄罗斯占领土耳其的计划也注定了皈依基督教的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人的命运。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人是阿塞拜疆人的祖先之一。他们曾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存在于公元前 4 世纪到 8 世纪初，领土南到阿拉斯河，北到达尔班德，在 4 世纪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在 8 世纪初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后，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人皈依伊斯兰教，少数人仍信仰基督教。但是，自 19 世纪初开始，Gulustan 和 Turkmanchay 条约签订以后，独立阿尔巴尼亚 Catholicosate 被禁；其教区并入亚美尼亚 Echmiadzin Catholicosate，信仰基督教的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在阿塞拜疆 Gabala 和 Oghuz 县的人除外)被亚美尼亚人同化。目前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除了后来前来定居的以外，大部分是被亚美尼亚人同化的阿尔巴尼亚人。

²² *State Archive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f. 894, inv. 10, f. 103, p. 18.

²³ 同上, p. 11.

²⁴ A/63/781-S/2009/156, 第 7 页, 第 21 和 22 段。

36. 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提出的领土主张和吞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努力，对于很多前苏联作家，包括亚美尼亚裔作家来说都是明显的事实。因此，1926年出版的《大苏维埃百科全书》中写道：“达什纳克……声言对格鲁吉亚Akhalkalaki和Borchaly地区以及阿塞拜疆的部分地区，即卡拉巴赫、纳希切万地区和大Yelizavetpol州南部拥有主权。以武力吞并这些地区的企图引发了与格鲁吉亚的战争(1918年12月)及与阿塞拜疆的长期流血冲突……”。²⁵

37. 1920年4月28日，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被苏维埃俄国占领，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38. 但是，在该国很多地方，阿塞拜疆人坚决抵抗布尔什维克人，同时，巴黎和平会议阿塞拜疆代表团继续开展工作，以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和加入国际联盟。在1920年11月1日的信中，巴黎和平会议阿塞拜疆代表团团长请国际联盟秘书长向国联大会提交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申请书。

39. 在1920年11月24日的备忘录中，国际联盟秘书长针对阿塞拜疆提交的申请书提出了以下两个本应加以考虑的关键问题：

“由于阿塞拜疆领土原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出现的问题是，共和国1918年5月的声明和盟国1920年1月给予的承认是否足以从法律上证明阿塞拜疆是《国际联盟盟约》第一条所阐释的“充分自治的国家”。

如大会认为阿塞拜疆作为“充分自治的国家”的国际地位已确定，则将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提出当前申请的代表团是否有代表该国合法政府提出申请的必要权力，以及这个政府是否有能力承担国际联盟会员国应尽的义务和应做出的保证。”²⁶

40. 对于第一个问题，所提及的秘书长备忘录中最重要的部分涉及“法律意见”，其中回顾了《国际联盟盟约》第一条所载本组织接纳新会员国的条件，²⁷ 包括必须是充分自治国家的要求。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一条的规定，这个在审议提交国际联盟的申请时有大部分领土被占且提交申请的政府已被推翻的国家，显然不能被视为充分自治的国家。

41. 在应对第二个问题时，国际联盟秘书长在其备忘录中指出，参加巴黎和平会议的阿塞拜疆代表团的任务是1920年4月以前在巴库执政的政府所授予的。因此，备忘录受到特别重视的事实是，在阿塞拜疆代表团提交申请时(1920年11

²⁵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Moscow: “Soviet Encyclopedia” JSC, 1926), volume 3, p. 437.

²⁶ 国际联盟。秘书长关于阿塞拜疆共和国申请加入国际联盟的备忘录。大会第20/48/108号文件。

²⁷ 另见《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1919), in Malcolm D. Evans(ed.), *Blackstone’s International Law Docume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th ed., 2003), pp.1-7, at p.1, Article 1.

月 1 日)，以及在备忘录发表时(1920 年 11 月 24 日)，向代表团签发全权证书的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政府实际上自 1920 年 4 月起就不再执掌政权。备忘录还指出，这个政府没有在该国全境行使权力。

42. 因此，国际联盟第五委员会在其关于阿塞拜疆所提申请的决议中决定，“在目前的形势下，允许阿塞拜疆加入国际联盟是不可取的”。该决议正文明确阐述到，“在目前的形势下”，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只字未提的第五委员会只了解到“阿塞拜疆似乎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对明确界定的领土拥有管辖权”。²⁸ 因此，正是这些源于《国际联盟盟约》第一条所定要求的原因使阿塞拜疆未能加入本组织。

43. 国际联盟上述文件认为，国际联盟“认识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有争议的地位”，²⁹ 并“因阿塞拜疆主张拥有东部外高加索亚美尼亚人居住的领土，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而拒绝承认阿塞拜疆”，³⁰ 因此可以说，这些文件证明亚美尼亚一方是错误的。

44. 同时，国际联盟不认为亚美尼亚本身是一个国家，其依据是该实体没有明确和得到认可的边界、地位或宪法且其政府并不稳定。因此，1920 年 12 月 16 日投票否决了亚美尼亚加入国际联盟的申请。³¹

三. 苏维埃时期亚美尼亚的领土扩张和人口组成变化

45. 事实表明，在 70 多年的苏联统治期间，亚美尼亚成功地将其领土扩张到阿塞拜疆，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将阿塞拜疆人从其国土上驱逐出境。在这一时期，上述政策得到了系统和有条不紊的执行。

46. 至于亚美尼亚的领土，亚美尼亚学者认为，根据 1918 年 6 月 4 日土耳其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签订的《Batoum 条约》，1918 年 5 月 28 日在南高加索建立的首个亚美尼亚国(首都是阿塞拜疆 1918 年 5 月 29 日让与的³²)的领

²⁸ 国际联盟。第五委员会。接纳新会员国。关于阿塞拜疆请求加入国际联盟的决议。大会第 127 号文件。

²⁹ A/63/781-S/2009/156，第 8 页，第 26 段。

³⁰ 例如，见在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上代表亚美尼亚外交部长瓦尔丹·奥斯卡尼扬所做的发言，南非德班，2001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7 日，www.un.org/WCAR/statements/armeniaE.htm；亚美尼亚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初次报告，E/1990/5/Add.36，1998 年 12 月 9 日，第 3 页，第 3 和 17(a)段。

³¹ 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理事会 1920 年 4 月 11 日巴黎会议商定的备忘录，附件 30 B，“亚美尼亚的未来地位”。国际联盟第 20/41/9 号文件，第 27 页；另见“新会员国加入国际联盟-亚美尼亚”，大会第 209 号文件，第 2 和 3 段；大会第 251 号文件。

³² 例如，见 *State Archive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f. 970, inv. 1, f. 1, p. 51. 。

土为当今亚美尼亚西部至少 8 000 平方公里，³³ 9 000 平方公里³⁴ 和最多 10 000 平方公里³⁵ 的领土。这个亚美尼亚国在 1918 年至 1920 年存在期间未能将其领土扩张到领国。

47. 1920 年 11 月 30 日，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占领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之后，为了将亚美尼亚苏维埃化，Zangazur 县西部被并入亚美尼亚。因此，Nakhchyvan 地区从阿塞拜疆的主要领土上被分割出去。

48. 自 1922 年 3 月 12 日至 1936 年 12 月 5 日，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建立了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下文称“外高加索共和国”)。在阿塞拜疆加入外高加索共和国之前，New-Bayazid 县的 Basarkechar 地区以及 Sharur-Daralayaz 县的三分之二地区已经并入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加入外高加索共和国之后，Gazakh 县很大一部分以及 Jabrayil 县和纳希切万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很多村庄都并入了亚美尼亚。

49. 因此，由于“苏维埃化”，亚美尼亚领土从 8 000 至 10 000 平方公里扩张到 29 800 平方公里，增加的大部分是阿塞拜疆国土。

50. 在苏维埃时期，大量亚美尼亚人从国外移入，而阿塞拜疆人则被驱逐出境。因此，据亚美尼亚方面的消息来源称，1921 年至 1936 年期间有 42 000 多名亚美尼亚人来到亚美尼亚。³⁶ 人为改变亚美尼亚人口组成的下一步是约瑟夫·斯大林于 1945 年 11 月发布了外来亚美尼亚人移民法令，亚美尼亚根据这项法令于 1946 年接收了 50 000 多名移民，1947 年接收了 35 400 名移民，1948 年接收了约 10 000 名移民。³⁷

51. 苏联部长理事会以重新安置外来亚美尼亚人为借口，于 1947 年 12 月 23 日和 1948 年 3 月 10 日通过了关于将阿塞拜疆人口中来自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集体农场工人和其他人口重新安置到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Kur-Araz 低地的特别决定。根据这两项决定，1948 年到 1953 年之间有 150 000 多名阿塞拜疆人被强迫离开他们的故土亚美尼亚山区，重新安置到当时没有水源

³³ 例如，见 G. Galoyan, *Struggle for the Soviet rule in Armenia* (Moscow: State Publishing House of Political Literature, 1957), p. 92.

³⁴ 例如，见 S. P. Agayan, *Great October and struggle of labours in Armenia for the victory of the Soviet rule* (Yerevan: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Armenian SSR, 1962), p. 174; E. C. Sarcissian, *Expansionary policy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ranscaucasia on the eve and in the year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Yerevan: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Armenian SSR, 1962), p. 365.

³⁵ 例如，见 *History of the Armenian people*, p. 283.

³⁶ 同上，p. 336.

³⁷ 同上，p. 366.

的Mughan草原和Mil高原。同时，1961年年中，200 000名亚美尼亚人移民到亚美尼亚，³⁸ 1962年到1973年之间的移民有26 100人。³⁹

52. 在1980年代末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提出主张后不久，剩余的200 000名阿塞拜疆人被强迫递解出亚美尼亚。

四.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

53. 亚美尼亚方面坚持认为，“1920年11月30日，阿塞拜疆苏维埃政府通过一项宣言，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苏维埃亚美尼亚一个组成部分，以此对苏维埃军队在该国的胜利表示欢迎。”同时，“1921年6月21日，亚美尼亚苏维埃政府根据阿塞拜疆的宣言以及与阿塞拜疆政府达成的协议，颁布法令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苏维埃亚美尼亚的组成部分。”亚美尼亚方面还声称，“这两份文件分别在1920年12月18日国际联盟决议和1920-21年俄罗斯外交部年度报告中有记录。”⁴⁰ 对此，需要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54. 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在1920年4月28日占领了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之后，1920年6月19日，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负责人S. Orjonikidze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外交专员G. Chicherin发出了一份电报，指出已经在卡拉巴赫和赞格祖尔宣布苏维埃政权，这两个地区“认为自己是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⁴¹

55. 根据红军中央国家档案馆1920年8月5日的文件所述，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土包括以下地区：

“阿塞拜疆领土涵盖甘贾州和埃里温州Surmali、Nakhchyvan和Sharur-Daralayaz的所有县，埃里温州南部的Kamarli、Boyuk-Vedi和Davali村，以及Novo Bayazet的东部。”⁴²

56. 由于布尔什维克日益加大的威胁，1920年1月19日，⁴³ 即在国际联盟于1月12日事实上承认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7天之后，国际联盟事实上承认了达什

³⁸ *Documents of Foreign Policy of the USSR* (Moscow: State Publishing House of Political Literature, 1962), volume 6, note 33, p. 611.

³⁹ *History of the Armenian people*, p. 418.

⁴⁰ A/63/781-S/2009/156, p. 8, paras. 27-29.

⁴¹ *State Archive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f. 609, in. 1, f. 21, p. 100.

⁴² *Central State Archive of Red Army*, f. 195, in. 4, f. 385, p. 53.

⁴³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 volume IX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pp. 899 and 901.

纳克亚美尼亚的独立。⁴⁴ 但不久之后，在 1920 年至 1921 年的冬天将达什纳克亚美尼亚改为“苏维埃”亚美尼亚。

57. 1920 年 12 月 1 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专员苏维埃主席 N. Narimanov 在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指导下，在亚美尼亚宣布实行苏维埃统治之后，于 1920 年 11 月 30 日发表一项宣言，承认将赞格祖尔州西部让给亚美尼亚，而且，“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劳动人民完全有权自决”。⁴⁵ 如上所述，与亚美尼亚方面的理解不同，宣言完全没有提及“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苏维埃亚美尼亚的组成部分”。

58. 1920 年 12 月 2 日，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签署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第 3 条的规定，俄罗斯承认以下的领土是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无可争议的一部分：“埃里温州[……]卡尔斯州部分领土[……]赞格祖尔州[……]和 Gazakh 县部分领土[……]以及 1920 年 12 月 23 日之前由亚美尼亚拥有的第比利斯州部分地区”。⁴⁶ 这份文件证明，直到 1920 年 12 月 2 日，不仅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而且，除赞格祖尔州的一半领土之外，整个卡拉巴赫都不属于亚美尼亚的一部分。它也证明，1920 年 12 月 1 日 N. Narimanov 的宣言并不意味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让给亚美尼亚。

59. 此外，亚美尼亚方面歪曲了 1921 年 6 月 21 日苏维埃亚美尼亚的一项法令，将它说成是“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苏维埃亚美尼亚一个组成部分的法令。”⁴⁷ 实际上，按照这一文件，“根据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委员会的宣言[1920 年 12 月 1 日]，以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苏维埃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宣布，从即日起，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⁴⁸ 换句话说，该法令确认，直到 1921 年 6 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不可能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

60. 至于所谓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应当注意到，1921 年 6 月 19 日，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除其他外，讨论了“Narimanov 同志关于他就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苏维埃

⁴⁴ Ibid., p. 904.

⁴⁵ *Communist*(Baku), 2 December 1920, p. 1.

⁴⁶ *International policy of the newest time in treaties, notes and declarations*, Part 3 (from raising blockade from Soviet Russia to the decad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ssue 1 (Acts of Soviet diplomacy) (Moscow: Publication of Litizdat of the People Commissariat of Foreign Affairs, 1928), doc. 41, p. 75; *Great October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victory of the Soviet rule in Armeni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Yerevan: Aypetrat, 1957), doc. 295, pp. 441-442.

⁴⁷ A/63/781-S/2009/156, 第 8 页，第 28 段。

⁴⁸ *Khorurdain Ayastan*, 19 June 1921, p. 1.

共和国之间外部边界问题访问第比利斯的报告”。该报告非常明确地指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仍然是苏维埃阿塞拜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拥有内部自决权”。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核准设立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邻近的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外部边界委员会的活动”。⁴⁹

61. 亚美尼亚的立场也因一些其他不一致之处而令人怀疑。因此，人们自然会问，如果苏维埃阿塞拜疆据称早在 1920 年 12 月 1 日就同意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的组成部分，为何苏维埃亚美尼亚在 1921 年 6 月才承认这一点。

62. 此外，亚美尼亚另一个官方来源(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要求发给的资料，题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决权的法律方面问题”)提出了该事件当时的不同时间顺序，让人更觉得亚美尼亚的立场是离奇的。该文件指出，“根据这一宣言[11 月 30 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以前同意的边界被废除，并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赞格祖尔和纳希切万是苏维埃亚美尼亚的组成部分”。该文件进一步指出，“阿塞拜疆革委会 1920 年 12 月 2 日‘关于在亚美尼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宣言’，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自决权”，并“在 1921 年 6 月 12 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宣言，宣布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该文件，“1921 年 6 月 19 日，亚美尼亚人民委员理事会主席 Alexander Miasnikyan 发出以下命令：‘根据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委员会的宣言，以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协议，现宣布，从现在起，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⁵⁰

63. 从这个时间顺序得出的印象是，阿塞拜疆据称竟然一直想要抛弃其领土，并试图说服亚美尼亚接受这份礼物。这种荒谬论点自然产生于亚美尼亚方面提供的上述资料，根据该资料，阿塞拜疆据称至少三次(即 1920 年 11 月 30 日、1920 年 12 月 2 日和 1921 年 6 月 12 日)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亚美尼亚只是在 1921 年 6 月才同意接受这些领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亚美尼亚在联合国分发的上述两份文件关于据称同意接受领土的日期说法自相矛盾(E/CN.4/2005/G/23 号文件说是 1920 年 6 月 19 日，在 A/63/781-S/2009/156 号文件中却是 1920 年 6 月 21 日)。

64. 此外，亚美尼亚方面认为，“[俄罗斯]帝国解体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其人口中 95%为亚美尼亚人)拒绝服从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的管辖权”，⁵¹ 并“从 1918 年至 1920 年，……具备了国家的一切必要属性，包括军队和立法机构，”是

⁴⁹ *State Archive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f.379, inv.1, f.7480, p.10.

⁵⁰ E/CN.4/2005/G/23 号，第 3 和 4 页。

⁵¹ A/63/781-S/2009/156 号，第 7 页，第 21 段。

“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⁵² 或“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⁵³ 而“在 1920 年 4 月 23 日，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第九次大会宣布，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⁵⁴ 同时，据亚美尼亚方面所述，在阿塞拜疆据称于 1920 年 11 月 30 日发表宣言之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以前同意的边界被废除，并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赞格祖尔和纳希切万是苏维埃亚美尼亚的组成部分”。⁵⁵ 换句话说，按照亚美尼亚方面自相矛盾的论点，一方面，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被认为从 1918 年到 1920 年期间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或“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且，很可能自 1920 年 4 月 23 日起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存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以前同意的边界”，并且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赞格祖尔和纳希切万曾是阿塞拜疆的组成部分。

65. 亚美尼亚在捏造事实时很自然会陷入僵局。否则，它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论点，特别是关于阿塞拜疆据称所发表的宣言。亚美尼亚方面同时指出，“7 月 5 日，共产党高加索局无视事实，在约瑟夫·斯大林个人压力下采取行动，修订了自己在前一天做出的决定，决议将卡拉巴赫划归阿塞拜疆统治，并在苏维埃阿塞拜疆领土内建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⁵⁶ 亚美尼亚方面也承认，“1921 年 7 月，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坚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问题应当在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全体会议上审议”。⁵⁷ 人们会问，如果正如亚美尼亚方面所坚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已经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为何还有必要在 1921 年 7 月 4 日审议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修改前一天（即 1921 年 7 月 5 日）的决定，并“让卡拉巴赫归阿塞拜疆纳戈尔诺统治”。因为存在所谓的阿塞拜疆三个宣言，尤其是在 1921 年 6 月 12 日发表最后一项宣言之后不到一个月内发生这种事情，亚美尼亚方面对该问题保持沉默，不予回答。

66. 实际上，当时的阿塞拜疆领导层在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保留在阿塞拜疆境内的政策是前后一致的。它的所有宣言没有让人怀疑，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入亚美尼亚的问题是无法达成协议的。此外，亚美尼亚发表这些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宣言旨在平定达什纳克的叛乱。这些叛乱于 1921 年 7 月 15 日在赞格祖尔被平息，并再次在亚美尼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⁵² 同上，第 7 页，第 23 段。

⁵³ E/CN.4/2005/G/23 号，第 2 页。

⁵⁴ A/63/781-S/2009/156 号，第 7 页，第 24 段。

⁵⁵ E/CN.4/2005/G/23 号，第 3 页。

⁵⁶ A/63/781-S/2009/156 号，第 8 页，第 30 段。

⁵⁷ E/CN.4/2005/G/23 号，第 4 页。

67. 同样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平定达什纳克布尔什维克才选择了纵容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办法，并且于 1921 年 7 月 4 日在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提出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共有 4 项议题供讨论：

- (a) 保留卡拉巴赫作为阿塞拜疆的一部分；
- (b) 举行全民投票，由在整个卡拉巴赫的所有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参与投票；
- (c) 将卡拉巴赫山区纳入亚美尼亚；
- (d) 只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即亚美尼亚人中)举行全民投票。

68. 高加索局决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应包括在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且“公民投票应当只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即亚美尼亚人中)举行”。不过，根据同一决定，“由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引起了严重的争议，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认为有必要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⁵⁸

69. 第二天，1921 年 7 月 5 日，高加索局讨论了“重新审议上次全体会议关于卡拉巴赫问题做出的决定”，并决定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留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以下引文证明，高加索局决定将内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留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不是像亚美尼亚方面所声称，将它“移交”或“划归”阿塞拜疆统治：⁵⁹

“考虑到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民族和平，上卡拉巴赫和下卡拉巴赫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上卡拉巴赫与阿塞拜疆的永久关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应留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而且应给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广泛自治权，并将舒沙市作为一个行政中心。”⁶⁰

70. 在这方面，应注意亚美尼亚政府对高加索局地位的矛盾立场。因此，根据 2009 年 3 月 24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要求分发的文件，“[高加索局所作出的]决定不能作为确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位和边界的法律依据”，因为它是由既无法律权力也无管辖权的第三方(即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做出的。”⁶¹ 按照同样的理

⁵⁸ *Extract from the Protocol of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aucasian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Bolsheviks) Party of 4 July 1921. For text, see To the History of Formation of the Nagorny Karabakh Autonomous Oblast of the Azerbaijan SSR. 1918-1925: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pp. 90-91.*

⁵⁹ A/63/781-S/2009/156, 第 8 至 9 页, 第 30 和 34 段。

⁶⁰ *Extract from the Protocol of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aucasian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Bolsheviks) Party of 5 July 1921. For text, see To the History of Formation of the Nagorny Karabakh Autonomous Oblast of the Azerbaijan SSR. 1918-1925: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p. 92.*

⁶¹ A/63/781-S/2009/156, 第 8 页, 第 30 段。

解，在亚美尼亚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交的初步报告中，高加索局被称为“不合宪法和未经授权的党的机关”，该机关“无权参与另一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活动”，其7月5日的决定被认为是“严重干预另一主权苏维埃共和国内部事务的行为”。⁶²相反，按照2005年3月22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要求分发的文件，高加索局被视为当时有权决定涉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领土问题的合法机构。因此，亚美尼亚相信，“在法律上，只有[……][高加索局]1921年7月4日的决定，‘[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入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只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进行全民投票’，才是在不违反程序的情况下合法通过有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位的最后法律文件”。⁶³

71. 实际上，1921年7月5日的决定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终裁决，多年来，苏联领导人一再肯定这一决定，并得到亚美尼亚的承认。尽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保留在阿塞拜疆境内，它获得了自治地位，但当时拥挤地居住在亚美尼亚的50多万阿塞拜疆人不得享有同样的特权。

72. 1923年7月7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建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法令。⁶⁴ Khankandi市被定为该自治州的行政中心。1923年9月，该城以一名达什纳克人和“布尔什维克”领袖Stepan Shaumian的名字更名为斯捷潘纳克特。

73.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行政边界的划定，是要确保亚美尼亚人口占多数。根据1989年1月12日人口普查，该自治州人口为189 000人，其中：约139 000为亚美尼亚人(73.5%)，约48 000为阿塞拜疆人(25.3%)，大约2 000人属于其他民族(12%)。⁶⁵

74. 关于歧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的指控⁶⁶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拥有自治的所有基本要素。

75. 1936年和1977年苏联《宪法》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作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治州的地位均有规定。⁶⁷ 根据苏联和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⁶² E/1990/5/Add. 36, 第3页, 第2段。

⁶³ E/CN.4/2005/G/23, 第4页。

⁶⁴ For text, see *To the History of Formation of the Nagorny Karabakh Autonomous Oblast of the Azerbaijan SSR. 1918-1925: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pp. 152-153.

⁶⁵ *National composi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SR.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e All-Union population census of 1989* (Moscow: Finance and Statistics, 1991), p. 120.

⁶⁶ A/63/781-S/2009/156号, 第9页, 第32至33段。

⁶⁷ USSR Constitution (Moscow, 1936), p. 14, article 24; USSR Constitution (Moscow, 1977), pp. 13-14, article 87.

和国的《宪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法律地位是由《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法》决定的，该法律于1981年6月16日获得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⁶⁸ 根据苏联《宪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派5个代表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该自治州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中有12个代表。

76.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人民代表苏维埃是该州的政府机关，它具有广泛的权力。它根据在该州居住的公民利益，并考虑到民族和其他特点，来决定所有地方的问题。亚美尼亚人参与所有政府、行政和司法机构以及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并参与教育方面的工作，以反映该州亚美尼亚人的语言要求。当地亚美尼亚语的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以及用亚美尼亚语文出版报刊杂志，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均有保障。

77.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作为国家领土的一个单位，享有行政自治权，因而就享有若干权利，这实际上确保能满足人民的具体需求。事实上，统计数字显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发展速度高于整个阿塞拜疆的速度。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在阿塞拜疆的存在和发展证明，已经形成的这种自治形式充分体现了该自治州人民具体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民族的特色以及生活方式。

78. 在这种背景下，亚美尼亚不应忽视一个事实，即亚美尼亚已清除其境内的所有非亚美尼亚人，成为一个独特的单一民族国家。与亚美尼亚不同，阿塞拜疆至今仍保留其民族多样性。亚美尼亚政府不应指责阿塞拜疆“歧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而是要对自己的人权领域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评价。因此，联合国有关机构已多次对亚美尼亚普遍存在的不容忍精神，以及该国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妇女和儿童的歧视政策和做法表示关切。⁶⁹

79. 在这方面，应当提及Bolzano/Bozen关于在国家间关系中少数民族问题的建议(2008年6月)，其中明确指出，“如果相对于国内的少数民族来说，国家对在国外的少数民族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或积极支持在一国的某个特定少数民族，而忽略其他地方的该少数民族，那么，人们就会质疑其行动的动机和可信度。”

80. 因此，在亚美尼亚政策和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种族偏见的证据，说明该国毫不掩饰地相信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之间是“种族不相容的”。时任亚美尼亚总统罗伯特·科恰良2003年在莫斯科外交学院发表讲话中首次使用这个词。⁷⁰ 亚

⁶⁸ Law of the Azerbaijan SSR “On the Nagorny Karabakh Autonomous Oblast”, 16 June 1981 (Baku: Azerneshr, 1987), p. 3, article 3.

⁶⁹ 例如，见A/57/18，第277、278、280、282和283段；CRC/C/15/Add.119，第24、32、46和48段；CCPR/C/79/Add.100，第14、15、16和17段；以及E/C.12/1/Add.39，第10段。

⁷⁰ Press article by Artur Terian published on 16 January 2003, <http://www.armenialiberty.org/armeniareport/report/en/2003/01/4B1EBB47-69C0-40AF-83DB-24E810DA88E4.asp> See RFE/RL.

美尼亚对阿塞拜疆人的歧视行为，特别是科恰良总统的上述说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慨。因此，欧洲委员会当时的秘书长沃尔特·施维默说，“科恰良的言论等于是好战”，是“好战和仇恨言论”的表现；时任欧洲委员会会议会主席的彼得·席德尔指出，“自成立以来，欧洲委员会从来没有听说过‘种族不相容’这个词”。⁷¹

五. 现阶段冲突的源起

81. 亚美尼亚一方在提出自己对当时事件先后顺序的解释时，通常对有关当地实际局势的一些重要事实保持沉默。这类“健忘症”的又一个证明，是题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平谈判与阿塞拜疆的军国主义政策”的备忘录，该备忘录应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请求，作为 A/63/781-S/2009/156 号文件分发。

82. 因此，现阶段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始于 1987 年年底，⁷² 当时 Khankandi (苏联时期的名字为 Stepanakert) 和亚美尼亚境内的阿塞拜疆人遭到袭击，因此造成了大批阿塞拜疆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83. 1988 年 2 月 20 日，亚美尼亚族裔代表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人民代表特别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寻求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移交给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⁷³

84. 1988 年 2 月 22 日，在 Khankandi-Aghdam 高速公路上的 Asgaran 人定居点附近，亚美尼亚人向举行和平示威，抗议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人民代表特别会议上决定的阿塞拜疆人开火。两名阿塞拜疆青年因此失去生命，成为冲突的第一批受害者。

85. 1988 年 2 月 26 日至 28 日，26 名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苏姆盖特的骚乱中被打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的牵头人物之一是一个名叫 Edward Grigorian 的人。此人是亚美尼亚人，是苏姆盖特本地人，直接参与了杀害和暴力侵害亚美尼亚人以及亚美尼亚社区的大屠杀等事件。根据 1989 年 12 月 22 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刑事分院的决定，Grigorian 被判处 12

⁷¹ *Council of Europe criticizes Armenian President*, RFE/RL Newline, 17 January 2003, <http://www.rferl.org/content/article/1142847.html>.

⁷² According to Thomas de Waal, as early as in February 1986 one activist of the separatist movement, Muradian, travelled to Moscow from Yerevan “with a draft letter that he persuaded nine respected Soviet Armenia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and scientists to sign” with the purpose of separation of Nagorny Karabakh from Azerbaijan and its annexation to Armenia,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2003), pp. 17–20.

⁷³ A/63/781-S/2009/156, 第 9–10 页，第 36 段。

年徒刑。法院认定Grigorian是动乱和屠杀的组织者之一。证人和受害人的证词表明，他有一份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公寓套房清单，并且伙同其他三名亚美尼亚人，呼吁对那些亚美尼亚人进行报复，并且亲自参与。他的受害人(都是亚美尼亚人)确认Grigorian是那些暴力事件的组织者和活跃人物。事实上，苏姆盖特事件是经过事先策划和准备的，因为对于亚美尼亚领导人而言，这些事件是开展广泛的反阿塞拜疆活动以及为随后针对阿塞拜疆的侵略行动寻找借口所必需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部支持，苏姆盖特事件也几乎组织不起来。正如《时报》所写的，克格勃领导层试图“削弱克里姆林宫的权威和权力基础”，“利用确实存在的地方不满情绪为基础，在苏联各地的城市(包括苏姆盖特和巴库)组织挑衅行为……”。⁷⁴

86. 继上述 1988 年 2 月 20 日的请愿事件之后，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当地亚美尼亚人都做出了一些其他声明和决定，目的是确保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从阿塞拜疆单方面分离出去。⁷⁵

87. 亚美尼亚的观点是，“苏联解体后，在前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成立了两个国家：阿塞拜疆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并且“两个国家的成立基于类似的法律依据”，而后一个实体“独立”的过程体现了自决权。⁷⁶

88. 不过，这种做法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阿塞拜疆独立前夕，在最高宪法层面确认了苏联法律制度内未经阿塞拜疆同意企图单方面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分离出去的非合法性。阿塞拜疆也没有予以同意，因此走向独立并且参照适用法律定义的阿塞拜疆领土显然包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阿塞拜疆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范围内的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有权在公认领土范围内走向独立。

89. 正如阿塞拜疆请求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的“关于如何从亚美尼亚提出的修正主张来看待有关国家领土完整和自决权利的基本准则”的报告所述，以自决为由提出脱离独立的阿塞拜疆违反了普遍公认的领土完整准则。⁷⁷

90. 不仅阿塞拜疆不同意这种分离(实际上它一直不断对此提出抗议)，而且国际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为独立国家，甚至为该实体提供其生存所必需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持的亚美尼亚也没有承认它。

⁷⁴ Vladimir Kryuchkov. *Hardline Soviet Communist who became head of the KGB and led a failed plot to overthrow Mikhail Gorbachev*, *Times Online*, 30 November 2007,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comment/obituaries/article2970324.ece>.

⁷⁵ 详情见 A/63/664-S/2008/823, 第 45 页, 第 152 段。

⁷⁶ A/63/781-S/2009/156, 第 11 页, 第 43 段。

⁷⁷ A/63/664-S/2008/823。

91.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认为，亚美尼亚提出的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独立”的主张违反国际法，在国际法中站不住脚。

六. 冲突的升级、发展过程和后果

92. 1991 年底至 1992 年初，冲突进入军事阶段。亚美尼亚利用苏联解体造成的政治不稳定以及阿塞拜疆的内部争吵，在外部军事援助下开始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进行作战行动。

93. 亚美尼亚共和国对阿塞拜疆共和国独立后，两个共和国的第一次武装攻击发生于 1992 年 2 月。在这次攻击中，有组织的军事编队和装甲车辆对阿塞拜疆的目标展开行动，以臭名昭著的方式攻占了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霍贾里镇，该镇的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大屠杀。这一血腥悲剧成为众所周知的霍贾里种族灭绝。在这次屠杀中，有数千名阿塞拜疆人被消灭或抓走，整个镇被夷为平地。1992 年 2 月 25 日至 26 日夜，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在前苏联主要由亚美尼亚人组成的第 366 步兵警卫团的帮助下，攻占了霍贾里。在那个悲剧性夜晚以前依然留在霍贾里的该镇居民，在进攻开始后试图离开家，希望设法前往阿塞拜疆人居住的最近的地方。但这些计划都失败了。侵略者摧毁了霍贾里，特别残忍对和平居民实施了大屠杀。结果，613 名平民被打死，其中包括 106 名妇女，63 名儿童和 70 名老人。另外有 1 000 人受伤，1 275 人被扣为人质。截至今天，150 名霍贾里居民仍然下落不明。

94. 随着有关这次暴行的新闻和叙述浮出水面，其残暴程度被揭露出来。亚美尼亚军队的暴行包括剥头皮、斩首、用刺刀刺孕妇以及肢解尸体。甚至儿童也不能幸免。事实证实，1992 年 2 月 25 日至 26 日蓄意屠杀霍贾里镇平民的目的是为了集体消灭，其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阿塞拜疆人。霍贾里镇被选定为进一步占领阿塞拜疆领土并进行种族清洗的一个舞台，给人们的心中造成恐怖，并在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之前制造惊慌和恐惧。

95. 1992 年 5 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内由阿塞拜疆人居住的一个区的行政中心舒沙以及位于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之间的一个区拉钦被占领。1993 年，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占领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周围阿塞拜疆的另外 6 个区：Kalbajar(1993 年 4 月)、Aghdam(1993 年 7 月)、Jabrayil(1993 年 8 月)，Gubadly(1993 年 8 月)、Fuzuli(1993 年 8 月)和赞格兰(1993 年 10 月)。

96. 在亚美尼亚于 1980 年代末期公开提出对阿塞拜疆的领土要求以及在阿塞拜疆共和国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开展武装行动之后，亚美尼亚人解放亚美尼亚秘密军、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正义突击队以及亚美尼亚革命军等此类众所周知的恐怖组织，将其活动中心从中东、西欧和北美国家转移到了前苏联境内。

97. 总之，由于亚美尼亚秘密机构以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一些亚美尼亚组织自 1980 年代末以来针对阿塞拜疆开展恐怖活动，包括针对公路、铁路、海上和空中

运输以及地面交通的犯罪行为，有 2 000 多名阿塞拜疆公民被杀害，其中大多数是妇女、老人和儿童。⁷⁸

98. 此外，有不容置疑的事实证明亚美尼亚积极利用雇佣军攻击阿塞拜疆。⁷⁹

99. 总之，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内及其周围的持续武装冲突已经导致几乎五分之一的阿塞拜疆领土被占领，并导致我国每八个人中大约有一人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或难民，20 000 人被杀害，50 000 人受伤或致残，大约 5 000 名阿塞拜疆公民仍然下落不明。应当特别强调指出，阿塞拜疆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被迫逃离，因为亚美尼亚及其军事部队有明确的种族清洗和在那里建立一个单一族裔文化的目标。

100. 1994 年 5 月 12 日，停火协议签署。然而，亚美尼亚继续违反停火协议。自 2003 年夏天以来，亚美尼亚方面违反停火的事件急剧增加。除了炮击和打死停火线沿线的阿塞拜疆士兵以外，亚美尼亚人也袭击居住在邻近地区的平民。

101. 对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侵略给我国的社会经济领域造成了严重破坏。在被占领土内，有 6 个城市、12 个城镇型村庄、830 个定居点以及数百个医院和医疗设施被烧毁或遭到其他破坏。由于侵略，数十万座房屋和公寓以及数千座社区和医疗建筑遭到毁坏或掠夺。数百个图书馆遭到掠夺，数百万册图书和宝贵的手稿被烧毁或遭到其它破坏。几个国家剧院、数百个俱乐部和数十所音乐学校被毁坏。数千个工厂和农场以及其他企业遭到抢劫。数百公里长的灌溉系统被彻底毁坏。数十万只羊和数万头牛从被占领土赶往亚美尼亚。大约 70% 的阿塞拜疆夏季牧场仍然在被占地区。

102. 地区基础设施遭到毁坏，其中包括数百座桥梁、数百公里长的道路和数千公里长的供水管道，数千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和数十座配气站。

103. 对阿塞拜疆的战争还对被占领土内和亚美尼亚的文化遗产造成了灾难性后果。⁸⁰

104. 埃里温官方多次声称亚美尼亚没有直接参与同阿塞拜疆的冲突以及占领其领土，并说：“根据国内和国际法律规范，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已获得独立地位”（A/63/781-S/2009/156 号文件是这种曲解的又一个例子）。与此相反，有充分的

⁷⁸ 详情见阿塞拜疆外交部提供的关于亚美尼亚针对阿塞拜疆组织和实行的恐怖主义活动的资料，1995 年 11 月 13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A/C.6/50/4，1995 年 11 月 15 日；阿塞拜疆外交部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所提供的资料，1996 年 11 月 8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的附件，A/C.6/51/5，1996 年 11 月 8 日。

⁷⁹ 详情见秘书长题为“利用雇佣军作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止人民行使自决权利”的说明，A/49/362，第 24-29 页，第 69-72 段。

⁸⁰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report entitled *The War against Azerbaijani Cultural Heritage*, A/62/691-S/2008/95, 13 February 2008.

证据反驳这类说法，证明亚美尼亚共和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了直接的军事侵略。⁸¹ 同时，以目前的表现形式，“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是一个按种族组建的非法实体，其机关也肯定有这种污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及其周边被占领土依然处于亚美尼亚的实际控制之下。

105. 实际上，亚美尼亚的各种行动(直至并包括使用武力)都违反了尊重各国领土完整的基本准则以及其他相关国际法律原则，例如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则。

七. 阿塞拜疆被占领土目前的局势

106. 阿塞拜疆领土遭到占领，亚美尼亚一直积极参与制造和维持这一局势，这是国际公认的事实。被占领土上存在并且排他性地驻扎亚美尼亚的势力，这一点已经得到联合国政治机关、欧盟、欧安组织、欧洲委员会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明确确认，另外也得到了一些国家的确认。因此，亚美尼亚是相关国际法律条文含义内的占领国。

107. 确定亚美尼亚作为阿塞拜疆领土占领国地位的关键时期是 1991 年年底，因为在这一时期，苏联解体，新的继承国应运而生，从而使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内部冲突转变为国际冲突。

108. 亚美尼亚利用军事行动的有利结果，正通过采取一些旨在防止被驱逐的阿塞拜疆居民返回原籍地的措施，试图巩固现状，并最终强制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局面。这些措施除其他外包括继续在被占领土上实行非法的定居做法和经济活动，在这过程中严重、有系统地干预产权。

109. 各种信息来源(包括亚美尼亚的信息来源)报告有数以千计的定居者已经迁入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其中包括毗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一些区，如拉钦、Kalbajar、赞格兰和 Jabrayil。事实证明，这些行动都是有组织进行的，目的是吞并这些领土。2000 年通过了“安置计划”，其公开目的是到 2010 年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人口增加到 30 万人。

110. 亚美尼亚继续采取有目的的措施，加强在阿塞拜疆被占领土上的军事存在。军控机制在被亚美尼亚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上没有作用。这些领土上聚集的大量军备和弹药已经超出了国际控制的范围，对区域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⁸¹ 例如，见题为“对阿塞拜疆领土的军事占领：法律评估”的报告，2007 年 10 月 8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A/62/491-S/2007/615，2007 年 10 月 23 日，第 5-8 页；A/63/662-S/2008/812，第 7-8 页，第 16-19 段；A/62/692-S/2007/51，第 6-10 页，第 17-33 段；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主席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局势的声明提出的报告，第 10 段(S/25600，1993 年 4 月 14 日)；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选举观察，《最终报告》，第 8 页，(1998 年 4 月 9 日印发)；危机小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在当地看冲突，第 9 页(第 166 号欧洲报告，2005 年 9 月 14 日)；阿塞拜疆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附件中有复印件)，S/1994/147，1994 年 2 月 14 日。

111. 阿塞拜疆对这一活动的深远影响高度警惕，已经请求在大会处理阿塞拜疆被占领土的局势。之所以采取这一举措，是因为我们坚信，公正、彻底和全面地解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冲突的唯一办法，是充分、毫不含糊地遵守国际法的文字和精神。

112. 2004年10月29日，大会决定将题为“阿塞拜疆被占领土的局势”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议程。2004年11月11日，一份关于向阿塞拜疆被占领土转移人口的报告提交到大会。⁸² 大会对这一议程项目的审议，在吸引人们注意向阿塞拜疆被占领土非法转移定居者这一问题，以及采取紧急措施以制止这种危险做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113. 欧安组织实况调查团从2005年1月31日至2月5日对被占领土进行了访问，这是阿塞拜疆将被占领土局势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调查团活动的主要成果，是根据阿塞拜疆所提供的以及调查团对当地局势进行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全面事实情况编写的报告。调查团明确证实被占领土上有定居活动，从而突出说明了阿塞拜疆的关切。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则根据调查团报告中提出的结论，强调不容许改变该地区的人口组成，并敦促有关国际机构就重新安置被占领土内的人口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永久居住地进行需求评估。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以此为基础提出的报告和建议，为进一步审议和解决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⁸³

114. 阿塞拜疆被占领土的局势问题还列入了联合国大会以后各届会议的议程。

115. 2006年9月7日，联合国大会根据阿塞拜疆就被占领土发生大火等事件做出的提议，通过了第60/285号决议，题为“阿塞拜疆被占领土的局势”。⁸⁴

116. 决议强调有必要紧急采取环境行动，呼吁评估火灾对该地区环境造成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以及复原问题。为此，决议强调各方愿意开展合作，并呼吁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方案，特别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合作。

117. 欧安组织环境评估团于2006年10月2日至13日评估了火灾对灾区环境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并除其他外证实，“大火造成了环境和经济破坏，并对人类健康和安全的造成威胁。”⁸⁵

⁸² 关于向阿塞拜疆被占领土转移人口的资料，2004年11月11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A/59/568，2004年11月11日。

⁸³ 2005年3月18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附件二：欧安组织往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周边被占领土实况调查团的报告，A/59/747-S/2005/187，2005年3月21日。

⁸⁴ 2006年7月28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2006年7月28日阿塞拜疆共和国外交部长关于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大火的信，A/60/963。

⁸⁵ 2006年12月20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附件：欧安组织牵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及周边地区火灾影响环境评估团。欧安组织经济和环境活动协调员给欧安组织轮值主席的报告。A/61/696。

118. 2008年3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就阿塞拜疆被占领土的局面通过第62/243号决议。联合国大会严重关切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及周边地区的武装冲突继续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重申继续大力支持阿塞拜疆共和国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所有亚美尼亚部队立即全部无条件地撤离阿塞拜疆共和国所有被占领土。大会重申被逐出被占领土的居民享有返回家园的不可剥夺权利。大会还认识到必须为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族和阿塞拜疆族社区提供正常、安全和平等的生活条件,从而在阿塞拜疆共和国这一地区建立有效的民主自治制度。大会还重申任何国家都不得承认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土被占领所造成的状况是合法的,亦不得帮助或协助维持这种状况。

119. 大会第62/243号决议第8段请秘书长就本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报告。该报告于2009年3月30日印发,其中载列了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的答复。⁸⁶

八. 调解努力

120. 自1992年2月以来,有关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以下称“欧安会”)⁸⁷框架内解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的调解进程一直在继续。1992年3月24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安会部长理事会增加会议上通过决定,尽早由欧安会主持在明斯克召开有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的会议,依据欧安会通过的各项原则、承诺和规定,持续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危机提供一个平台。

121. 总的来说,解决这一冲突的法律和政治依据是安全理事会第822(1993)号、第853(1993)号、第874(1993)号和第884(1993)号决议、大会第62/243号决议以及欧安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有关文件和决定中确立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1993年通过的上述安全理事会决议是针对占领阿塞拜疆领土的行为通过的。这些决议重申尊重阿塞拜疆共和国及该地区所有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国际疆域不可侵犯。上述决议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将占领部队立即、全面、无条件地撤出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所有被占地区,并呼吁恢复该地区的经济、运输和能源联系,确保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返回家园。安全理事会还核准了欧安会明斯克小组在和平解决冲突方面所做的努力,并呼吁研究在欧安会明斯克进程内解决冲突的途径。亚美尼亚未执行上述任何决议。

122. 1994年5月12日实现停火。根据欧安会布达佩斯首脑会议(1994年12月5至6日)作出的决定,欧安会参与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成立了一个明斯克会议共同主席办公室,负责协调欧安会框架内的所有调解努力。布达佩斯首脑会议责

⁸⁶ A/63/804 及 Corr. 1 和 Add. 1。

⁸⁷ 从1995年1月1日起,欧安会已改成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成欧安会轮值主席负责进行谈判，旨在达成有关停止武装冲突的政治协定，执行该协定有利于消除冲突造成的后果，使明斯克会议得以召开。此次首脑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定，在双方达成武装冲突停火协定后，部署欧安会多国维持和平部队，在维也纳成立高级别规划小组，目的是筹备维持和平行动。这一高级别规划小组将取代早在 1993 年 5 月成立的初步行动规划小组。

123. 欧安组织轮值主席 1995 年 3 月 23 日发布明斯克进程共同主席任务规定。⁸⁸

124. 在 1996 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召开的欧安组织欧安会参与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里斯本首脑会议上，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和欧安组织轮值主席提出了数项原则，建议将其作为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基础。在欧安组织 54 个参与国中，亚美尼亚是唯一不支持这些原则的国家。

125. 之后，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发表了一项内含这些原则的声明。这些原则如下：

- 亚美尼亚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 签署一项基于自决的协定，确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法律地位，给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在阿塞拜疆境内高度自治的地位；
- 保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及其全体人民的安全，包括双方有义务确保所有当事方遵守冲突解决办法的各项规定。

126. 里斯本首脑会议后，1997 年设立由俄罗斯、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组成的三国共同主席办公室（自 1992 年以来，明斯克会议主席国为意大利（1992-1993 年）；瑞典（1994 年）；俄罗斯和芬兰（1995-1996 年））。自 1997 年 4 月以来，谈判暂停，取而代之的是共同主席对该地区的访问。1997 年 6 月 1 日，共同主席提交综合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协议草案，其中包括有关停止武装冲突协定和有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位协定。尽管阿塞拜疆随时准备就上述文件的核心内容开始富有建设性的磋商，但是亚美尼亚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提议的办法。

127. 1997 年 9 月 19 日至 23 日，共同主席在访问该地区期间，根据分阶段解决方法提出了新建议。根据新建议，计划在第一阶段，解放 6 个被占地区，部署欧安组织维持和平行动、使流离失所者返回解放区以及恢复冲突区的主要通信。在第二阶段，解决拉钦和舒沙问题，确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位的主要原则。在此基础上，欧安组织明斯克会议应可以举行。1997 年 10 月 10 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总统在斯特拉斯堡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共同主席最近提出的建议有望成为在明斯克小组框架内恢复谈判的基础”。

128. 但是，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列翁·特尔·彼得罗相 1998 年 2 月辞职，罗伯特·科恰良 1998 年 3 月掌权。在共同主席随后访问该地区期间，亚美尼亚正式宣布不再同意解决冲突的分阶段建议。

⁸⁸ OSCE Doc. 525/95.

129. 1998年11月9日，共同主席根据“共同国家”概念提出建议。根据这一概念，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将以共和国的形式享有国家地位，作为一个领土单位，与阿塞拜疆一道，构成国际上公认的阿塞拜疆疆域内的共同国家。阿塞拜疆拒绝接受这些建议，因为该建议无视阿塞拜疆的主权且与里斯本原则相左。此后再未提出新的建议，明斯克进程实际上已陷入僵局。

130. 为进一步推动谈判，自1999年4月以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总统就解决冲突多次进行直接对话。

131. 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在2002年3月访问该地区期间，提出了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总统特别代表级别举行谈判的建议。两国元首接受了这一建议。2002年3月13至15日和7月29至30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总统特别代表在布拉格附近举行了2次会议。

132. 自2004年以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外长在所谓的“布拉格进程”内开始进行直接对话。

133. 然而，尽管在寻求解决冲突方面出现了积极迹象，但各方还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2006年6月22日向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报告称，在过去的7个月里，他们加强了调解工作，努力使双方在解决冲突的基本原则上达成一致。为此，他们对巴库和埃里温进行了三次联合访问，并进行了几次单独访问，召集了两次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外交部长会议，两次两国总统首脑会议——第一次是2月份在朗布依埃，第二次是6月初在布加勒斯特。自从明斯克小组目前联合主席的形式于1997年确定以来，联合主席三国于5月首次派遣副外长级代表联合访问团前往该地区访问，以向两国总统表明2006年是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达成协定的极好时机。

134. 共同主席指出，已经向阿利耶夫总统和科恰良总统提出了一整套核心原则。共同主席阐明，未设想通过这一方法在一个阶段就解决冲突的所有问题。相反，用共同主席的话说，他们提出的原则旨在力求取得较大的进展，而把棘手的问题留待今后解决，并设想举行进一步的谈判。

135. 然而，共同主席指出，由于两国总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在这些原则的确定、草拟和制定方面，联合主席的创造力已经达到极限。共同主席指出，如果双方无法就我们提出的原则达成一致，他们认为现在应该由冲突双方共同努力，达成一项能够为双方接受的替代协定。共同主席指出，密集穿梭外交无需继续进行，也无需举行新的总统会议。

136. 亚美尼亚方面历来企图扭曲冲突解决进程的实际情况，作为对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的声明和亚美尼亚一方所做评论的回应，阿塞拜疆共和国外交部特别澄清，在继续占领和种族清洗的情况下，无法确定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法律地位。因此无法设想解放阿塞拜疆被占领土、解除整个冲突区的

武装、在冲突区提供适当的国际安全保障，并使被迫流离失所的阿塞拜疆人返回家园。

137. 阿塞拜疆再次重申，随时愿意依据阿塞拜疆宪法，在国际公认的阿塞拜疆领土完整前提下给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最高的自治地位。

138. 外交部还指出，为了实现族群间和平与和谐，并为了给确定该地区的地位创造客观条件，而且考虑到该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前景，阿塞拜疆将做好准备，根据国际惯例中的先例，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恢复冲突前的族裔组成后，针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探讨执行一整套经济和其他激励措施。

139. 与此同时，阿塞拜疆一再重申还将继续进行对话，以实现该地区的持久、公正和平。

140. 2007年7月13日，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发布声明，其中他们根据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和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罗伯特·科恰良2007年6月9日在圣彼得堡的会晤情况，对冲突解决进程中的新情况进行了评估。共同主席指出，在会晤期间，两国总统主要讨论了在达成和平解决冲突的一套“基本原则”方面存在的若干障碍。共同主席进一步指出，两国总统无法克服这些余下的分歧。共同主席在声明中注意到关于组织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知识分子团体联合访问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埃里温和巴库的倡议。共同主席欢迎并高度赞扬这一倡议，认为这是一项具体的建立信心措施。

141. 阿塞拜疆共和国外交部在大会2008年3月14日通过第62/243号决议后发表声明，明确指出，由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为和平解决冲突拟订的有关“基本原则”的文件草稿所含的分歧和未决问题多于澄清的问题。

142. 2008年11月2日，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俄罗斯联邦三国总统在莫斯科签署联合声明，其中声明签署国“将在国际法规范和原则以及在此框架内通过的决定和文件基础上，致力于政治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从而改善南高加索的局势，确保建立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为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多方面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因此，三国元首强调，国际法的原则和规范以及在此框架内通过的各项决定和文件，无疑首先包括安全理事会1993年通过的各项决议以及大会2006年和2008年通过的各项决议，这是政治解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冲突的基础。

143. 欧安组织的所有首脑会议和部长理事会会议都例行地讨论如何解决冲突的问题。这些会议一般都强调有必要开展和平对话以及根据国际法的规范和原则，尽早解决冲突。

144. 冲突造成的后果问题依然是欧洲委员会议程上一个议题。因此，欧洲委员会2005年1月会议对该事项的审议，并通过了题为“由欧安组织明斯克会

议处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冲突”的第1416号决议。欧洲委员会会议重申阿塞拜疆领土大片土地被占领的事实，表示关切军事行动和在这之前的大规模的族裔冲突导致了大规模的族裔驱逐和单一族裔区的建立，这种情况近似可怕的种族清洗概念。该议会明确指出，一个成员国占领外国领土构成严重侵犯该国作为欧洲委员会成员的义务，并重申来自冲突区的流离失所者有权安全、体面地返回家园。议会还忆及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并促请有关各方遵守这些决议，特别是从其占领的任何领土撤出军队。

九. 阿塞拜疆对解决冲突的立场

145. 尽管在欧安组织框架内开展的调解努力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但并未做到前后一致，也还未实现任何成果，但是阿塞拜疆继续致力于通过政治途径，以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冲突。

146. 阿塞拜疆政府的战略旨在解放所有被占领土，被迫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以及在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以及在整个南高加索实现持久和平和稳定。

147. 解决进程的最后阶段是详细阐明和确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在阿塞拜疆境内地位的模型和法律框架。尽管如此，阿塞拜疆认为，应在正常的和平条件下，由这一地区的全体居民，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社区直接、全面和平等参与，并且完全在合法和民主进程框架内，与阿塞拜疆政府进行建设性互动，开展确定地位的工作。

148. 必须在采取若干重要步骤之后，有关各方才可以开始考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在阿塞拜疆境内的自治地位。

149. 首先，要解决冲突，必须排除军事占领这个因素。推迟归还领土从任何实质性理由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会使本已艰难的解决进程复杂化。

150. 其次，必须恢复冲突爆发前这一地区存在的人口状况。显然，只有让共同居住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社区直接参与，才能确定地位。

151. 第三，必须建立阿塞拜疆中央当局与亚美尼亚族群地方当局之间的互动机制，直到确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自治的新的法律地位。

152.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该地区的恢复和经济发展。这一步骤对生活正常化进程和恢复这两个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合作必不可少。其中应该包括恢复和发展两个族群之间以及阿塞拜疆中央当局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恢复和开通供双方使用的所有双向交往渠道。通过拉钦路，将特别为居住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与亚美尼亚，以及阿塞拜疆人与Nakhchivan自治共和国提供连接通道。

153. 第五个要素是两个族群在人道主义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实施关于教育和容忍的特别方案。
154. 关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即将签署的和平协定的执行事宜，双方根据协定所做的承诺和有关国际保障将对此做出保证。
155. 与此同时，和平进程的成功显然有赖于双方采取建设性做法以及国际社会，特别是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及其共同主席的积极贡献。
156. 但是，从亚美尼亚一方坚持的立场上看，很难希望实现实质性突破。实际上亚美尼亚正是出于单边分裂的目的，才想继续控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周边的一些被占地区，阻止流离失所的阿塞拜疆人返回家园，并因此排除了平等审议双边族群意见的可能性。显然，亚美尼亚采取的这一做法不能作为解决冲突的一个可行基础。
157. 阿塞拜疆虽然一直致力于以和平、建设性方式解决冲突，但是绝不会接受损害我国领土完整、无视我国人民权利、把目前的现状合法化的任何解决办法。采取其他态度则无异于使族裔清洗的后果及其他严重违反法治和人权行为合法化。
158. 只有在尊重阿塞拜疆领土完整和国际公认疆界不可侵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各族群和平共处、充分和平等地享有民主与繁荣带来的益处的基础上，才能解决这一冲突。
159. 这种“不和不战”局面继续存在，看不到尽快解决冲突的切实前景，是整个南高加索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